

北京大學
創辦史
實考
源

李義林 啟

郝平著

大學堂



北京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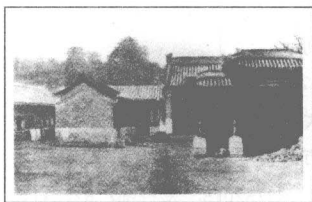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學劇方丈室書畫展



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

李夏林题

郝平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郝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

ISBN 7-301-03720-1

I. 北… II. 郝… III. 北京大学-历史 IV. G649.281

书 名: 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精装)

著作责任者: 郝平

责任编辑: 刘胜利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720-1/G·0451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32开本 12印张 310千字

1998年3月第一版 199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为纪念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所著。作者以大量史实详细论证了北京大学的创办是晚清维新派与保守派多年斗争的结果，并回答了该大学创办初期引人深思的几个问题：慈禧太后在残酷镇压了戊戌变法后，为什么废除了几乎所有的变法措施，却单单保留了最具改革精神的京师大学堂？为什么该学堂有三个不同的建校章程，且均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有关？为什么说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国立大学？

本书论述清晰，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序 言

季羨林

了解北大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郝平同志是北大教职员中最忙碌的人物之一。北大在中国以及世界上享有特殊的地位与威望。许多国家的著名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同北大建立了名目不同的合作和交流关系。外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各种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都以能够到北大来参观访问，特别是发表演讲为毕生光荣，大有“不到北大非好汉”之概。至于其他形形色色的访问者更是络绎不绝。在党委和校长领导之下，承担种种接待任务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而郝平正是该处的负责人。据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这个处的日历同其他各处都不一样，他们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以及什么寒假暑假，终日忙忙叨叨，送往迎来，宛如燕园的一盏走马灯，旋转不停。一群男女青年就是这一盏走马灯上的人物，居其中而众星拱之的就是郝平。

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忙碌的郝平同志忽然有一天送给我了一大摞稿子，内容是讲北大开创时期的校史的。写校史，不是写小说，写诗歌，只要有灵感就行，这里需要的不是灵感，而是勤奋。需要辛辛苦苦，爬罗剔抉，用竭泽而渔的精神，搜集资料。郝平告诉我，他在国外留学时就开始了资料的搜集。回国以后，成为走马灯的主要人物以后，又锲而不舍，继续搜罗，常常用别人午休的时间，来从事此项工作。夜里则利用

睡眠的时间，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一直到累得病倒，进医院动手术，而其志弥坚，终于写成了此书的初稿。

谁听了这样的故事，能不肃然起敬呢？

说句老实话，我真正受到了感动。现在北大的青年教员中，能拼命向学的，确有人在。但是，身为教员而不读书者或者读书劲头不够，心有旁鹜者，也决不乏人。现在有了郝平这一面镜子，摆在自己眼前，何去何从，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抉择，也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希望。

这话说得远了一点，还是回过头来，谈一谈郝平的《校史》，因为讲的是北大创办时期的历史，我为此书定名为《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得到了他的首肯。根据郝平自己对本书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本书的主要论点。为了叙述准确起见，我还是先做一个文抄公，抄一段郝平自己的话：“（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不仅仅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其根本原因应当追溯到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失败引起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魏源和龚自珍等人的思考，并在全中国掀起了一场维新思潮和洋务运动。同文馆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激起了康梁等进步力量要求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京师大学堂既是这场改革的产物，又是自鸦片战争50年来，人们不断探求救亡之路的最高要求。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郝平这个简短扼要的论述，其基础和根据就是大量的确凿可靠的原始档案资料。这些资料都写在本书中，用不着我来重复叙述。

郝平对资料的搜集付出了极大的劳动，他搜集得颇为齐全，分析得又极为细致。分析中时有新意，真令人想浮一大白。这些资料都是别人不甚注意的，更谈不到使用。郝平这样做的目的是追溯北京大学创办的起源问题，是研究北京大学校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他发前人未发之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就

是“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他能自圆其说，他的这个看法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这只能是北京大学创办起源的说法之一，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我们还不要忘记，不是先裁撤了同文馆然后创办京师大学堂，而是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以后才裁撤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中的。同文馆是清政府为了办理洋务必须同洋人打交道，而打交道首先必须有懂外文的翻译人才，而建立的一所培养翻译的一种特殊的学堂，以后才逐渐增设了一些洋文之外的课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见其作用之所在。要勉强找一个来源的话，明代的四夷馆庶几近之。解放后原隶属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颇有类似之处。

我个人没有下过功夫研究北大的校史。可是我多少年以来就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我曾在许多座谈会上讲到过，也曾对许多人讲到过。曾得到许多人的同意，至少还没有碰到反对者。最近在《北京大学校刊》1997年12月15日一期上，读到萧超然教授答学生问，才知道，冯友兰先生也有这个意见，而且还写过文章，他的文章我没有读过，也没有听他亲口谈过。郝平书中讲到，北大前校长胡适之先生也有过完全一样的说法。我现在斗胆说一句妄自尊大的话，这可以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究竟是什么意见呢？就是：北大的校史应当上溯到汉朝的大学。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第一，中国尊重历史，寰宇国家无出其右者。第二，中国尊重教育。几千年来办教育一向是两条腿走路：官办和民办，民办的可以以各种名目的书院为代表。当然也有官办的书院，那就属于另一条腿。在办教育方面，多数朝代都有中央、省、府、县——必须说明一句：这三级随朝代的不同而名称各异——几个等级的学校。中国历代都有一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它既是教育人才的机

构，又是管理教育行政的机构。这个“最高学府”名称也不一样。统而言之，共有两个：太学和国子监。虽然说，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 29 年）始设太学。但是“太学”之名，先秦已有。我在这里不是专门研究太学的历史，详情就先不去讲它了。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 276 年）始设国子学，北齐改为国子寺，隋又改为国子学。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代因之，一直到清末，其名未变。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在过去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上，改朝换代之事，多次发生。要说太学和国子监一直办下去，一天也没有间断过，那是根本不能够想像的。在兵荒马乱，皇帝和老百姓都处于涂炭之中的情况下，教育机构焉能不中断呢？但是，最令我们惊异的是，这种中断只是暂时的，新政权一旦建立，他们立即想到太学或国子监。因此，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将近两千年悠长的历史上，太学和国子监这个传统——我姑名之曰学统——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断过。不管最高统治者是汉人，还是非汉人，头脑里都有教育这个概念，都有太学或国子监这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连慈禧和光绪皇帝都不例外。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以上说的可以算是冯友兰先生、胡适之先生和我自己的“理论”或说法的依据和基础。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强词夺理，也没有歪曲史实。研究学问，探讨真理，唯一的准则就是实事求是，唯真是务。我抱的正是这样的态度。我决无意为北大争正统，争最高学府的荣衔。一个大学办得好坏，决不决定于它的历史的长短。历史久的大学不一定办得好，历史短的大学不一定办得不好。无数事实俱在，不容争辩。但是，我也算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事实如此，我不得不如此说尔。

按照目前流行的计算法，今年是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在北大无疑是一件大事。在全中国，无疑也是一件大事。在这样吉祥喜庆的日子里，郝平同志把他这一部心血凝成的《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拿出来献给学校，献给全校的师生员工，献给遍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做出了不同程度贡献的北大校友们，真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之举。我相信，这一部书一定会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我在这里还想加上一段决非“多余的话”。我在很多地方都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爱国主义。例子不用到远处去找，在我上面讲到的“学统”中，在北大遥远的“前身”中就有。东汉大学生反对腐朽的统治，史有明文，决非臆造。这个传统一直传了下来，到了明末就形成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演变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京大学创办以后，一百年来，每到中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关键时刻，北大师生，以及其他大学的师生，就都挺身而出，挽救危亡。五四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这一段历史占了北大百年历史的一半——北大师生爱国之心曾未稍减，此事可质诸天日，无待赘述。

现在距北大百年校庆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据说今年从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各地回母校参加校庆的校友，数量将是空前的。这种爱校之心与爱国之心，完完全全是一致的，完完全全是相应的。这种心情与中国两千年来的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士——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完完全全贯通的。它预示着我们伟大祖国未来的辉煌。

现在有两本书摆在全校师生，全体校友，全国和全世界关心北大的朋友们面前：一部是郝平的《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一部是萧超然教授的《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前者告诉我

们创业维艰，后者告诉我们照亮北大百年漫长道路上的星光。无前者则不会有后者，而无后者则前者也是徒劳无功的。两本书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整体，为我校校庆增添了无量欢悦，为想了解北大的人提供了确实可靠的知识，真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再过两年，一个新的世纪和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我相信，我们北大全校同仁和同学，受到这一次校庆的鼓舞和激励，怀千岁之幽情，忆百年之辉煌，更会下定决心，乘长风，破万里浪，前进，前进，再前进。为我们伟大祖国再立新功。

1998.1.2

前 言

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

真正认识到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还是在海外留学的时候。

1991年春，北京大学派我到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和夏威夷大学进修。这是我自1978年入北大读书、1982年毕业留校工作后第一次远离祖国。

夏威夷群岛就像洒落在太平洋中的几颗珍珠。那碧海蓝天、沙滩椰树和四季如春的气候，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在此留连忘返。

然而，再迷人的风光，再怡人的景色，也隔不断我对母校的思念。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报纸、广播、电视等一切媒体中只要出现北京大学几个字，我的心弦便会为之颤动。那份牵挂，那份情思，使我意识到从我迈进北京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我的生命就与母校连在一起了。无论我走到哪里，母校都会因她那完美的形象使我引以为自豪；无论我何时归来，母校都会展开她那博大的胸怀，包容我，接纳我。

为此，我告诉自己，应该为母校做点什么。

尽管当时我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日后会写这样一本书，但我还是开始留意每一点儿与北大有关的信息和史料，并专门寻访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哥伦比亚大学等一些美国名校的图书馆。

一次，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里，一本1948年出版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册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本由当时担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撰写前言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书中的作者大多是一些世界知名的北大老前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北大前五十年乃至早期京师同文馆的历史，抒发了对北大的殷殷之情。

我如获至宝，掏空了所有的衣兜，用几十美元复印了全书。

正是在那时，我萌发了为母校写一本书的想法。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前的北京大学，被称为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国立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标志着绵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的彻底崩溃及新式教育制度的诞生。北京大学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五四运动的中心，也是民主、科学思想及马列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这样一所与中国近代史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学，其创办的根本原因何在？直接原因又是什么？它与太学、国子监是什么关系？京师大学堂到底有没有前身？中国第一所由官方开办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为何并入到京师大学堂？为什么对维新变法恨之入骨，对维新人士高举屠刀的慈禧太后，却偏偏对京师大学堂网开一面，不仅没有将其取缔，反倒给予异乎寻常的关注？为什么在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的短短几年之内，连续颁布了三个不同的大学堂章程，且这三个章程又都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有关？

这些与北京大学前期历史息息相关的问题时常引起我的思考。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手头的资料，试图就这些问题找出较为圆满的答案。

1996年初，我回到北大，适逢北大“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这更激发了我探讨上述问题的热情。

我想，如果我能从自己的研究中找到答案，这将是我对母

前 言

校多年养育之恩的最好回报。

为此，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和写作之中。我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份薄礼，献给母校，以庆祝她的百岁生日。虽然我深知自己的学识有限，我的研究结论未必都很确切，但我认为，哪怕只能解决上述的一个问题，我也不枉是北大的一员；就算我的研究成果不被认可，我也将无怨无悔。因为，我总算为母校的百年庆典做了一点事情。

当我给这本书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入冬后的第一场瑞雪正悄然而至。细细的雪花无声无息地从天国飘落下来，给曙色微露中的燕东园披上了一层莹莹的白纱。

家人还在酣睡。

城市尚在梦中。

此时的我，心中的平静也一如窗外飘雪的黎明。

郝 平

1997年11月30日于燕东园

目 录

序 言	季羨林 (1)
前 言	(1)
第一章 鸦片战争、维新思潮与洋务运动	(3)
第二章 洋务派与保守派在京师同文馆 上的激烈斗争	(19)
第三章 京师同文馆的发展	(44)
第四章 京师同文馆的遗产和影响	(69)
第五章 从强学会、官书局到筹办京师大学堂	(93)
第六章 戊戌变法与京师大学堂的正式开办	(121)
第七章 京师大学堂的整顿	(147)
第八章 光绪、慈禧与京师大学堂的三个章程	(173)
第九章 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实施	(208)
第十章 京师大学堂的管理体制与规章制度	(239)
第十一章 京师大学堂的附属机构	(260)
第十二章 走向民主与科学	(286)
结束语 继往开来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 最高学府	(307)
后 记	(316)
附录 1 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名单	(318)
附录 2 京师同文馆大事年表	(359)
附录 3 京师大学堂大事年表	(362)



京师大学堂钟

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于 1898 年，但早在 1896 年，其筹备工作就已经启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光绪皇帝接受了朝野上下“兴学育才”的思想，决定学习欧、美、日的现代教育模式，创办一所新式教育机构和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并委派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以官书局为基础开始筹办。而发生在 1898 年的戊戌变法则给京师大学堂的正式开办，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光绪皇帝透过由梁启超起草、康有为改定的大学堂章程，表达了他的雄心壮志，要把京师大学堂建设成“为各省之表率，为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件当极详密”的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式大学。这是晚清开明统治者对教育、科学救国的最高认识。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的有识之士和开明皇帝对于创办新式大学培养通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救国的这种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而戊戌变法仅是把这种认识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并付诸了实践。那么这种认识起源于何时呢？答案只有一个——鸦片战争。



北京大学西门

国人的觉醒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